

此身依旧在军营

■宋曙春

每天清晨，军营的起床号都会准时“召唤”我醒来。洗漱后，我会走到窗前，听着震天的出操喊号声，在客厅里做几下扩胸运动，伸伸胳膊踢踢腿。如无特殊，只要在家，春夏秋冬，概莫能外。

尽管离开军营已经40余年，我的很多作息习惯仍未改变，缘于我这些年居住的几个地方，都距部队营区不远，每天都有条件准时“复习”起床、出操、开饭的军营“功课”，然后出门上班。每当听到亲切的军号声，我都恍然觉得，此身依旧在军营。

从军数年，每天都按照军号的指令起居、操课，我早已习惯“号声就是命令”的“制式”生活。在自己的听觉里，军号的声音如同自己喜欢的音乐，无论是哪一种声调，都有动听的旋律。特别是听到开饭的号声，我甚至会形成条件反射，开始口舌生津。

当新兵的时候，最怕深夜里的紧急集合号。睡意朦胧中猛然惊醒，手忙脚乱，背包散了，鞋子丢了……在连长的训斥声中，我们丢盔而逃。等成了老兵，我们对紧急集合已驾轻就熟，以为为常，三下两下，整装疾行。

说到军号，最令人激动的当然是作战时的冲锋号。那号声里充盈着血脉张张、杀敌报国的英雄气概。那年5月的一天，我在边境作战前线的一个山洞结束采访后，经过一片树林返回指挥部，路遇敌人偷袭。我和护送的战斗士几乎打光子弹时，冲锋号响起，连长带着援兵赶来……那一阵撼动天地的冲锋号，至今还时常在我的耳边激荡。

在我居住的城市里，有我的一些亲密战友，他们中有几位是当年的战斗英雄，我们时常相聚。饭桌上，还是当年在军营里的称呼，团长、政委、指导员、连长、班长，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那些难忘的战斗，每个人都按捺不住热血奔涌。有位战友当年是班长，带着全班坚守一个高地。敌人一天发起了9次攻击，他们用光了所有的子弹、手雷和炸药，最后全班只剩他一人。他抡起铁锹扑向敌人，一连砍倒了4个。当他被敌人从背后抱住、阵地眼看就要失守时，冲锋号响起，增援部队冲上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每当说到这里，他一定会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放在嘴边，仿佛吹响了冲锋号……每每与战友聚会，每每说到战斗情景，那些记忆中永远抹不掉的片段，总会蒙大奇般闪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去年，我搬到一个新的住处。巧的是，隔一道墙还是军营，每天依然能听到军号声。写到这里，窗外响起了熄灯号，我想起了那首常伴老兵入梦的《军港之夜》，可此时我却难以入眠。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情节：老兵退役离开连队时，军营里响起的不是《送战友》，也不是《咱当兵的人》，而是起床号。这意味着，老兵虽然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却仿佛仍身在军营，每天听从起床的号令，走向人生另一个战场。

而我，虽然也是一名离开部队的老兵，却幸运地多年与军营近在咫尺。我总感觉，此身依旧在军营，跟着军号向前冲……



盛，不惧强敌、敢打敢冲，随后又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战役，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剑不如人，剑法要胜于。文击说：“在朝鲜打仗，有任务马上就打，没有任务就做好准备，随时准备打。”针对敌我悬殊的“装备代差”，文击注重发掘装备潜能，勇于创新战法，立足现有装备打胜仗，力求打一仗进一步。第三次战役时，他认为苏军二战时运用炮兵的方法已不适用，于是将炮1师的火炮配属给担任突击任务的部队。炮26团经过20分钟炮火准备，为步兵打开突破口，之后实施猛烈炮火压制，让敌人火炮在40分钟内未能发射。

“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什么敌人都能打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朝鲜战场，志愿军炮兵灵活运用战术，用头脑与美军打仗，不墨守成规，既斗狠、又斗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力求把仗打巧妙、打精、打活；有时提前一天进行破坏射击；有时炮火准备后实行火力假转移，当敌军进入工事后，再进行炮火袭击；有时只进行破坏射击，步兵偷袭占领阵地，被袭美军惊呼：“这样的打法太不正规！”

一名被俘美军连长曾提出疑问：“你们的大炮一定比我们多，白天打晚上也打，打得我们坐卧不安。”文击笑着解开对方的困惑：“大炮可比你们少多了，不过我们知道怎样让有限的炮兵发挥最大的威力。因此，你会觉得我们的炮火无处不在。”

采访中，有记者盛赞云山战役中炮兵发挥的巨大作用，反复询问老人，战争中到底是炮兵作用大还是步兵作用大。文击始终坚定地说：“步兵第一，炮兵第二，我们是在步兵首长指挥下战斗的，打仗不能各打各的……”

（题图右为1953年10月文击参加志愿军炮兵功臣代表大会留影。）

题图制作：扈 硕



抗美援朝老兵文击回忆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在朝鲜战场的首次交锋——

“这一仗打得很过瘾”

■刘汝山 王 兵 卫 枫

“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什么敌人都能打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文 击

报告，正面的敌人背起背包，乘坐汽车向后移动。难道敌人已察觉到被包围，准备逃跑？文击迅速安排人员向上级报告。

战机转瞬即逝。39军军长吴信泉决定提前攻击时间。这一改变，让他们首战便遭遇了号称“常胜师”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进入云山的第8团做梦也没想到，一支强大的志愿军部队已经为他们挖好了坟墓。

美第8团加强了美第9野战炮兵营、第6坦克营等分队，火力和机动性都很强，此时正与南朝鲜第1师换防。下午4时40分，信号弹腾空而起。文击指挥部队将雨点般的炮弹倾泻在敌人阵地上。顷刻间，剧烈的爆炸声震荡着云山谷谷。每门炮都以最快的速度将炮弹精准地射向目标。朝鲜战场上第一次出现志愿军集团火炮急促射击的壮观景象。回忆到此处，文击自豪地说：“炮兵的精神头不用说，每个炮手密切配合，英勇战斗。”

听到炮弹划破长空的呼啸声和急促的连环爆炸声，颐指气使的美第8团团长帕尔马从倒塌的工事里钻出来，急切地观望我方阵地。在我炮火压制下，美军炮阵地上有些火炮竟没打出一发炮弹。骄横的美军并不甘心，马上组织炮兵反击。

起初，他们的炮火虽然凌厉，却不知我炮兵方位，只能是四面八方一阵乱射。然而，美军凭借强大的侦察能力，很快发现我炮兵阵地方位，并利用步坦协同，迅速冲到我阵地前沿。面对敌人的疯狂反击，文击心想：“如果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势必遭到更大规模的报复，必须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歼，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顿时，我炮兵阵地沉寂了，美军坦克冲得更加起劲，双方只剩下三四

“美军打仗，就那么回事儿，没什么可怕的。”

当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32岁的文击任志愿军炮兵第1师师长。如今70年过去，他依然难忘首战云山的情景。炮声隆隆，岁月匆匆，侵蚀着老人的听力，锤炼出他高亢的声调。与思维依旧敏锐的老将军对话，听他详述那场中美王牌军首次对决的诸多细节，令人心生“炮兵是战争之神”的感慨。

毛泽东说过：“没有炮兵就没有胜利”。文击深悟这句话的含义，“我这一生与炮兵结下不解之缘”。

“七七事变”后，19岁的文击毅然参加八路军，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1943年3月晋察冀军区成立独立炮兵营，他奉命担任政委开始，无论带部队、办院校，还是调到军委机关，他一直是炮兵。

“入朝的时候，主要就是用炮，咱们没有更好的装备对付美军。”1950年10月19日傍晚，文击率炮1师入朝作战，炮2师、炮8师同时出动。“这是中国炮兵第一次以师以上规模出国作战。”老将军回忆，“当时志愿军的火炮大都是战场上缴获的，型号多、射程近、威力小，主要是‘骡马炮兵’。美军完全是摩托化，敌我实力悬殊。但我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藐视他，当作‘纸老虎’；在战术上重视他，当作‘真老虎’。”

首战云山，文击指挥炮1师和炮2师29团40门大炮，配合志愿军第39军，第一次与美军交战，让素以火力压制闻名的美军尝到了炮弹的厉害。

1950年11月1日清晨，云山笼罩在浓重的雾气中，上午10时才云开雾散。趁着浓雾指挥部队悄然抵近潜伏的文击，举起望远镜向南朝鲜第1师阵地望去。敌人在阵地上来回走动，丝毫没有察觉已被我军包围。文击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时已初冬，树木光秃秃的，伪装条件很差，万一被敌人发现，将前功尽弃。

下午3时30分左右，炮兵观察所突然发现，云山外围的敌坦克、汽车和步兵开始向后移动，云山城附近的敌人往来频繁。同时，右翼观察哨也

“设备检查好了，一切正常。有任何用电问题，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多个角落，都有国网江苏电力如东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服务队（以下简称“服务队”）队员身着红马甲的忙碌身影。

服务队是全国“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开展以来表彰的唯一一个群体。他们中有人曾浴血南疆，在烽火硝烟中牢记战友嘱托；也有人曾鏖战碧海，在惊涛骇浪中书写赤胆忠诚。如今，“退役军人”这个共同身份，成为凝聚52名队员真情服务的强大力量，激励他们在新的岗位始终保持军人本色，守卫万家灯火。

“苦活累活，咱们这些当过兵的党员先上。”服务队成立19年来，这句最初的誓言，每名队员一直铭记在心。回忆起成立服务队的初衷，几乎所有的前线队员都会提及19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一天，如东县城的老街因故障停电。“抢修结束后，听说停电时有老人不小心跌倒撞破了头。我们就想，如果早一点排除故障，也许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服务队发起人、首任队长缪恒生说。

本世纪初，如东县老城区电网基础比较薄弱，加上地处黄海之滨，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电力故障时有发生。在如东县供电局城区维修班工作的退役军人缪恒生，召集同为退役军人的陈炜等3人商议成立一支党员服务队。在公司支持下，一支由4名退役军人员、2名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的服务队成立了。



“用军人的标准执行每一次任务！”这是缪恒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江苏电力系统，他们率先向社会承诺：随叫、随到、随修，24小时值班，365天无休。服务队按照半军事化管理，随时保持抢修“备战”状态。当时没有值班室，队员们就自行买来行军床，晚上睡在供电营业厅等待接听报修电话。很快，“用电有困难，就找红马甲”的口碑在当地传开。

2004年的一天上午，服务队报修铃声大作。“我是掘港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病人已经上了手术台，无影灯坏了，全院都停电了。”服务队几名队员立刻携带发电机乘车赶往医院，勘探接线，启动临时电源，从接到电话到医院手术

室灯光亮起只花了15分钟。

余新明、陈炜等6名队员曾在上世纪80年代跟随部队奔赴边境作战。在战壕里，他们与战友将彼此的父母互相托付，“假如我‘光荣’了，请帮我照顾他们。”离开战场，余新明等人在心底发誓，要用余生兑现对牺牲战友的承诺。30多年来，余新明和战友一直关心照顾18名牺牲战友的父母。烈士秦德本的母亲生病，他们主动联系医院，轮流看护；烈士刘生华的母亲离世，他们像亲生儿子一样忙前忙后为老人料理后事……2016年，余新明和战友特地带着7位“父母”去湖南旅游。这些老人大多是第一次离开如东县外出游玩，他们高兴地说：“他们就跟我们自己的孩子

动态·一线传真

北京首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收官

日前，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有关部门共同主办的首届北京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圆满收官，高速磁悬浮电机及其应用、恶性疾病标记物联检系统等项目获得一等奖。

本次大赛共吸引了132家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团队）报名参与，通过线上路演、专家评审、线下比赛等多种形式组织选拔和复赛，最终36家企业（团队）的项目晋级决赛。

两名退役军人获颁见义勇为确认书

9月3日，江西省抚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行熊斌（下图右）、周志泉见义勇为确认书颁发仪式。

7月18日下午，两名女子在抚州市抚河游泳时不慎溺水。正在河边散步的熊斌和周志泉立刻挺身而出，展开营救。最终，两名溺水女子安全获救。

熊斌表示，他是一名退役军人，如果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还会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因为退役不褪色是告别军营时的庄严承诺。

（程致远摄）



最美退役军人